

自1957年起,作为文化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,茅盾格外关心和培养业余作者中冒出来的年轻人。他大量阅读全国各地的杂志,从中发现各行各业的年轻作者,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学素养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。经他点评的作者,有的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。茹志鹃、王汶石、杜鹏程、林斤澜、万国儒、玛拉沁夫、敖德斯尔等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作家,都曾受到茅盾的点评和鼓励。

笔者最近发现一封茅盾于1959年1月14日致陈白尘(1908—1994)的佚信,其内容即围绕茅盾点评1958年全国各地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艺作品。白尘同志:

来信敬悉。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,最初只想略谈几句,后来一写多了,这才分段并加小标题,但总题目却是早定的,想想也可以,现在您们认为改一改好,那么,便改为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或者《从短篇小说的丰收看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;前者一般些,但如用后者也有些不大完全、切合之处。如何,请决定取去。

《鸭》等估价问题当略改。最初不打算提到《鸭》,后来一想,作者是个农民作家,而且在湖南很有名,所以还是提到了。《普通劳动者》我也很喜欢,而且我愿坚在文中别处尚未谈到,应多说几句。《新结识的伙伴》我看不如作者其他的佳作如《大木匠》《米燕霞》(而且文中谈王汶石的地方已经很多),因此,不拟多谈。匆复顺颂健康

雁冰 一月十四日

陈白尘是江苏淮阴人,著名剧作家,时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。他年轻时,同样是通过写小说走上文学道路的。上世纪30年代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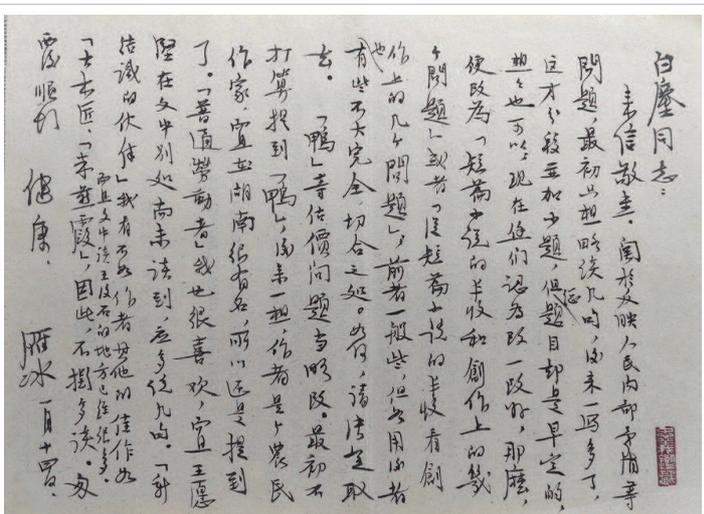
不随时尚,独树一帜

——从茅盾给陈白尘的一封信说起

■钟桂松



茅盾与他致陈白尘的佚信。



陈白尘的短篇小说《小魏的江山》被茅盾选入《1936年短篇佳作》,让28岁的陈白尘激动不已,从而“坚定了终身从事创作的信念的”。所以,陈白尘在抗战前就认识茅盾。

1944年,陈白尘在四川成都编《华西日报》副刊时,茅盾为他写过《祝圣陶五十寿》优美的祝寿文。这是茅盾为同辈朋友写得非常精彩、优美的一篇散文。

1949年后,陈白尘调北京从事戏剧研究和创作,1957年11月调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。1958年底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向茅盾约稿,希望他对1958年全国的文学创作谈点看法。茅盾将自己阅读全国各地文艺杂志作品的看法,在1959年1月整理成三万多

字的长文,即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1959年2月号的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。该文分五个部分,分别为“一鸣惊人的小小说”“丰富多彩的劳动人民英雄形象”“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”“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”和“提高工作中的两个问题”。

这篇文章明显留有时代的印记。难能可贵的是,茅盾这位文学巨匠为31位作者的作品进行点评时,不随时尚,独树一帜,其中有20多位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工人、农民作者。更为难得的是,在当时奉工农兵为至尊的时代,茅盾对这些在文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,包括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,并不因为其作者是农民或工人,而一味迁就。

比如,湖南农民作者刘勇在1958年11月号《人民文学》发表题为《鸭》的短篇小说,这在当时颇不容易,茅盾开始点评时,并未评论该短篇小说,但在后来写作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时,仍提及了这篇小说。不过,茅盾并未因为作者是农民随大流盲目表扬,反而批评这篇小说有“原则性错误”。他在简要介绍小说故事后,提出“既然要写成小说,就不能不有所提高,而不能照真事依样描写;照真事直描是自然主义,而产生自然主义的根源也还是立场、观点、方法的问题”。在茅盾这篇回顾195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文章中,对这位农民作者作品的批评可以说是最重的,这也是他对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1958年发表的短篇小

说中最不满意的。在当时的语境下,茅盾这种不随时尚的态度很容易授人以柄。

即使对已很有一定成就的作家,茅盾同样观点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。当时,王汶石已是著名的青年作家,茅盾在文中对他的《大木匠》《新结识的伙伴》《米燕霞》等小说进行点评,同样直截了当地说:“《大木匠》和《新结识的伙伴》‘两篇之中,我尤其喜欢《大木匠》,它不但出色地塑造了大木匠,并且也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它几个次要人物。《新结识的伙伴》用两个性格相反但同样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作对比,可是我觉得对比之下,张腊月的投影太浓了,使得吴淑兰相形见绌,当然,《新结识的伙伴》的结构和文学语言同主人公张腊月的性格取得了很好的配合,这一点,是《大木匠》所不及的”。

所以,茅盾在给陈白尘的这封佚信中说:“《新结识的伙伴》我看不如作者其他的佳作如《大木匠》《米燕霞》。”可见茅盾不人云亦云的态度十分鲜明。此处茅盾所说《米燕霞》,是王汶石发表于1958年第四期《收获》杂志的小说,茅盾认为“有它独特的风格”。王汶石后来回忆当时茅盾的点评,称赞他“不随时尚,独树一帜”,在那时确属难能可贵。

在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里,茅盾点评了不少农民和工人作者的作品,有鼓励也有批评,比如他对于农民作者冯金堂、高凤阁、良亚、申跃中、刘勇以及工人作者虞建程等。可惜的是,在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些作者,后来大多数杳无音讯也没有更多建树。这是当年茅盾没有想到的。

严独鹤北游与《啼笑因缘》成书前史

■祝淳翔

《啼笑因缘》脍炙人口,这篇张氏言情小说的代表作,首刊于上海《新闻报》,始自1930年3月17日,迄于本年11月30日。关于其创作缘起,张恨水在该书自序中说得明白,是1929年“由钱芥尘先生,介绍我和《新闻报》的严独鹤先生,在中山公园‘来今雨轩’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”,严当面议稿,张“是以卖文糊口的人,当然很高兴的答应”。

此事被掌故名家郑逸梅前后写过多次,回忆钱芥尘时写过,回忆严独鹤时亦屡有提及。在《报坛耆宿钱芥尘》中,引述严独鹤的话大致无甚问题。但后文说钱芥尘邀上海报界记者团赴北方视察,时为1926年,许是手民之误;团员名单中又将潘公弼列入,显然是撰文时未核查旧报。1929年5月13日《新闻报》所载《沪记者东北观察团昨日出发》中写得很清楚,潘氏有要事未能成行,遂由同事叶如音代替。

在专门叙述《张恨水是怎样写《啼笑因缘》的》(刊《艺坛百影》,郑逸梅著,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)时,则有一处不易察觉的讹谬:

后来他又怎么在南方一举成名?这其中有着一段事迹。原来一九二九年,上海报界组织一个观光团,赴京津一带和关外,与北方



1929年5月15日,张学良在其辽宁私邸与上海新闻记者视察团合影,左四戴眼镜者为严独鹤。(原刊《世界画报》第一八八期)

报界相互联系,起一交流作用。当时各报都派代表,《新闻报》的代表,便是副总主编严独鹤。独鹤和老报人钱芥尘是很熟稔的,其时芥尘旅居北京,殷勤地招待了独鹤,席间相互聊天,谈到副刊登载长篇小说问题,独鹤是主编《新闻报》副刊《快活林》的,连载的是顾明道的《荒江女侠》。登了一年多,行将结束,颇思选择一较精彩的长篇小说,继续登载。芥尘便凑趣介绍了张恨水……

事实上,邀上海记者北行事由张学良

行期定在春天。刚好该报记者钱芥尘南返,便将此意与上海各报馆及申新两报的巨头商量,获得同意。原拟4月20日“乘沪浦平车北行”,几经调整,最终改为5月12日,搭大连神丸号客轮赴北;原定为十人团,最终去了近20位记者,除严独鹤,余如《申报》张竹平、戈公振,《时事新报》赵叔雍、程沧波等,皆为一时之选。

换言之,彼时钱芥尘虽常奔波于京沪,却是上海记者北方观察团的组织者,在船

上迎候招待,安置行李,还全程陪同,身负将南来记者引荐与北方接待人员之责。再翻阅严独鹤事后发在《新闻报》的长篇通讯《北游杂纪》,也可发现,此行由“学识丰富,又稔知东北情形”的钱芥尘导游,“获益不浅”。

张恨水与严独鹤在北京有过多次宴聚的机会。第一次是5月25日记者团赴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归来后的下午1时半,由秦墨晒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设宴款待,座中除了北平报界同人,还邀名伶梅兰芳、程艳秋、马连良等作陪。这应该便是张恨水与严独鹤由钱芥尘引荐面晤的那次。第二次则在27日午间,北平报界同人假座欧美同学会大宴,列席者多达百余人,席间由每日新闻社社长赵蔚如作报告,继之张恨水致欢迎词,又有成舍我演说,均希望“南北新闻记者彼此携手,一致合作”。随后公推严独鹤致答词,即以京剧作比,称“沪上新闻记者北上观光,实等于海派须生,来向京派须生领教,务望京派须生,进而教之,或能南北会串一出好戏”。众人听后纷纷颌首微笑。

此外,顾明道的武侠小说《荒江女侠》自1929年4月17日起至11月29日逐日刊登。之后,《新闻报》紧接着连载(余)空我的小说《片段的缠绵》(1929.11.30—12.12)、徐卓呆的小说《无聊》(1929.12.13—1930.2.12)以及秦瘦鸥的译著《盗宝归来》(1930.2.13—3.14)。此后,开始连载《啼笑因缘》。因此,有些研究者径称《荒江女侠》连载至1930年3月,亦非事实。